



山海经丛书之五十二

吹拍现形记



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丛书

吹拍现形记

罗秋敏编写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德均
特约编辑 王 京
封面设计 梁 珊
插 图 池沙鸿

山海经丛书之五十二

吹拍现形记

罗秋敏编写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115000 印数00001—35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11-4/I·203 定 价：2.80 元

拍马篇

• 1 •

袁世凯拍匾	47
吻脚吃醋	50
拍马瞎子	53
嫁两个老公的男人	55
棺材杠与棺材	58
三个马屁精	63
临终嘱咐	66
惶愧之至	68
老重孙	70
品尝尊尿	72
肉凳子	74
人头脚架	76
装狗谄相国	78
程松献女	81
谋杀古人案	83
画像	85
三尺脸皮	88
上下其嘴	90
鸟大人	92
金牌鹤	93
唐伯虎雅拍	95

一 拍一吹	97
不拍与拍	99
面糊马屁官	101
“不孝狗男”	103
忠烈马屁精	107
马屁砖	109
“梅花怪”	112
倾国倾城帽	114
金莲杯	116
马屁饭桶	120
双料马屁精	122
三代鸦片鬼	125

吹 牛 篇

吹牛引“凤”	127
盘古牛	132
“我的下半身”	134
标点古书	137
“沽名学王八”	140
“泰山我敢当”	142
马粪少爷	145

70	吹破瓮	卷一 一	148
80	倒讲“四书”	卷二 一	150
101	牛皮帽	卷三 一	152
801	错打了人	卷四 一	154
101	“总统门生”	卷五 一	157
801	狗婿“妙对”	卷六 一	160
111	“蒋一多”	卷七 一	174
111	吹牛送命	卷八 一	177
811	“快哉”	卷九 一	180
931	皇帝嫁酒鬼	卷十 一	182
111	“汉朝脑袋”	卷十一 一	185
111	吹老	卷十二 一	186
	临死还吹	卷十三 一	187
111	没晒干的臭牛皮	卷十四 一	190
111	三步成诗	卷十五 一	193
111	牛皮搭狗皮	卷十六 一	196
111	金殿献诗	卷十七 一	200
111	牛皮诗人解诗	卷十八 一	202
111	糖葫芦	卷十九 一	205
	“小小老叔祖”	卷二十 一	207
111	“东坡通”	卷二十一 一	214

乳癌案	216
大村小用	220
“大大人”	224
夫人月夜招僧	225
“文献世家”	227
乱配夫妇	229
拉皮条	231
“小小老婆”	233
吹名	235
谁是乌龟	236
男女错位	240
挑石磨	247
牛皮贼	250

“替身演员”

某大导演在导演一部风流巨片时，全力以赴，自己兼任片中主角，并把一颗娇美“新星”捧上了天，从而又将她“导”入了自己怀中。后来，两人居然难解难分。为达到结婚目的，这位大导演又精心导演了一幕骗诱自己糟糠之妻钻入离婚圈套的“好戏”。

大导演的现任妻子B，其实也不算“糟糠”，正确地说，她已经是第三任了。B女士年纪不过三十出头，文化水平也并不低，只是容貌平平，有点近于“糟糠”。当她得知丈夫又“导”取了“新星”一颗，当然一碗酸酒难吃。她和丈夫大吵几场之后，决定来个“拖刀计”，不答应离婚，以便将丈夫死死拖着，使情敌某“新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大家没得好日子过。



这天，忽然有个翩翩后生A，提着许多礼物闯进了大导演之妻B女士的小天地里，自称在某电影学院听过某大导演的课，所以有师生之谊，于是口口声声称B女士为“师母”。

B女士虽恨丈夫的无情，却爱丈夫这个学生少年英俊，于是殷勤相待，留茶留饭。此后常来常往，熟而生情。后生A初来时，对“老师”和“师母”的反目深表关切；继而偏向“师母”，大骂“老师”是老缺德、老流氓……时间不长，“学生”和“师母”竟然成了情场中的“忘年交”，大有相见恨晚之叹。不久，你欲娶我欲嫁，B女士终于一改初衷，毅然答应和丈夫离婚，各自来个“老少配”，两全其美。

大导演如愿以偿，可是当B女士离婚之后，那个后生A却变成了一去不复返的“黄鹤”。B女士独守空楼，郁郁寡欢，悔之晚矣！

后生A拂去一身尘灰，在某大导演的尽力关照下，竟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三流子影人”。

有人骂A缺德，为抱上大导演粗腿，不惜充当感情骗子的丑恶角色。A却振振有词：

“我那时是一名替身演员而已。导演让我替谁就替谁，这是本人职责所在，有何不可？”

功 外 有 功

高村的支部书记高发财，身体还不错，但有两样小毛病，中医术语叫做大便秘结，小便频数。说白点，就是尿紧尿多。他十分钟就要撒泡尿，而一蹲下厕所，非得哼上半个钟头不可。

有一次，高书记正蹲在村政府门外的路边厕所哼哼着，忽然丁零零一阵车铃响起，高书记探身向外一看，哟！是驻村的乡干部老李骑车子进了村政府。高书记顾不上拉屎，忙跑出厕所。老李虽为“牛后”，但不失其大；高书记虽贵为“鸡口”，但仍自居其小。每个乡干部到村，高书记都要亲自上茶递烟，“尊重”对方一番。

高书记张罗完毕，才又跑回厕所，继续哼哼起来。

没想到他刚哼得起劲，丁零零，又一辆单车飞向村政府。他从背影上已看出来者是乡党委一把手，一时更觉得“十万火急”，只好提起裤子奔出厕所……

高书记第三次在厕所蹲下身子，心里却在琢磨：今天客人多，常说事必成三……果然，嘀嘀一阵喇叭响，从公路上拐下一辆小吉普，歪歪扭扭开上大路，直到村政府门口停住。

高书记这一急非同小可。他深知这屁股头冒烟的东西里坐的人物，必定是“领导的领导”，敬之唯恐不及。于是又提起裤子赶去。

这样连续三次，弄得他气逆胸胀，后来只好服泻药完事。

又有一次，高书记参加乡党委扩大会议，他正好坐在乡妇女主任身边。乡党委一把手口才好，一说就两钟头没完。这可苦了高书记，他为了“尊重”领导，始终正襟危坐。最要命的是，他憋了一大泡尿，实在忍无可忍，后来终于控制不住……再说那位妇女主任，在开会不久，就见高书记身子左歪右扭，不时往她身边擦碰。散会后，她发现高书记坐过的板凳湿了一大块，于是发生误解，一时面红耳赤，大为生气。后来，她在高村妇女主任那里了解到

事情的原委，不禁暗暗好笑。

一年后，高书记调乡里当脱产干部；又一年后，高书记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接任高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的是高书记的女婿。

他女婿心想：我丈人能力有限，工作平平，咋能一步步爬上去呢？

一天晚上，女婿设宴招待高书记。酒过三巡后，女婿虚心向丈人求教。喝得三分醉的高书记得意地说：“没啥，只要做到‘尊重’领导，领导就喜欢你，就会关照你……你知道我有老毛病，可是领导来了，我尿再紧也能缩牢；领导在场，我尿再急也会憋住。我老实告诉你，如果领导叫我别尿，我就是憋破肚子也不尿……”

他女婿听了大为惊讶，以前他只晓得讨领导欢心有“吹功”、“拍功”、“腿功”，想不到丈人却创造了一套“尿尿功”，真是功外有功、功无止境呀！

枕头功

县文教局副局长龙正，有个特别宽大、光滑的脑门，人们都说长有这种脑门的人特别聪明。这话也许有几分道理，龙正就很有学问和才干，大家一致公认他当教师时是优秀的；任校长时是称职的；提拔为文教局副局长后，也大有建树，是局里历任领导中的佼佼者。

可惜好人不长命，龙正刚逾不惑之年，成熟有为，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人们惋惜不已。

龙正在病床弥留之际，有一次高烧中他神志昏迷，不断呓语：“我好悔！我好悔！一生没做损德事，只是不该送那个垫屁股的枕头，授人话柄，贻羞九泉……”

当时围在病床前的家属亲友，听了龙正的呓语都不解其意。只有一位老教师听说后心里

明白，叹了一口气说：“不错，这是龙局长的一块心病，他之得以提升局长，是用上了枕头功！”

原来“文革”时候，龙正还是一个公社的小学校长。有一次，县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公社，他和龙正是同学，当晚就住在龙正房里。当时学校里也在揪“当权派”，已经出现了打倒龙正的大字报，龙正目睹当地一些被揪出的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折磨，心里忧怯万分。现在来了这位正掌握着全县“生杀予夺”大权的同学，便想百般讨好他，求得他的一点庇护。

当晚，那头头坐在写字台前起草一份文件，龙正一直守候在侧，敬烟送茶，一刻不离。后来，龙正发现那头头坐的凳子太低，只好趴着身子写，显得极不舒服，便趁那头头抬身之际，一把拉过自己床上那只枕头，悄悄垫在头头坐的凳子上。

头头坐在龙正的枕头上，软软的像加了个沙发垫子，自然舒服极了。他微笑着转头望了龙正一眼，但当时没说什么。

过了不久，龙正便被调到县革委会任文教革命组副组长；以后，又成了副局长……

可是在那拉山头、分派系的政治斗争中，那位县革委会头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就匆匆下了马，文革接近尾声时，他已是行政大降级、党内受处分的失意“英雄”。他自知已无前程，便寄希望于后一代。有一次，他为了自己孩子的升学问题，去找已成为文教局实权人物的龙正开后门。龙正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火了，逢人便说：“龙正装什么假正经？还有谁比他拿自己脑袋给我垫屁股的手段更卑鄙！”

龙正也逢人诉屈：这只是为了当年避祸的偶然之举。可是，“枕头功”三个字，到底和龙正终生联在一起，再也甩不掉……

龙正死后，在他卧房门口出现了一副白纸书写的匿名挽联：

人称全才，鞠躬为教，尽多哀思

悴桃李；

功著一枕，俯首作奴，岂少秽德

污泉壤！

有人看了，说是责备太苛；也有人看了，说是公允之论。